

記者生涯夢一場

● 莊漢江（前美聯社AP記者）

一九四五年十一月，我自防空學校代訓陸官十九期砲科畢業，入伍以前，我在聖約翰大學畢業主修政治系，可是當時內心頗傾向於經濟，我認為經濟與商業有關，主修經濟可能對我將來的出路有幫助。後來，我看到主修經濟的同學必須選讀會計，而我对數字與帳目有天生的畏懼感，只得退而求其次，選擇政治學科。

曾傾慕記者陳文通

至於新聞系，我聞所未聞，更談不上修與不修，主因是我英文的寫作能力欠佳，不敢奢想入新聞界。我初

次對新聞發生興趣是因為結識了當時上海路透社記者陳文通，在我校新聞系擔任講師，我對他十分欽佩，覺得他年輕有為，英文精通，有時我到他辦公室拜訪或請益，輒見他翻譯當日中國名報的社論，在打字機上（當時尚無電腦）手指飛舞，霎時間將中文變為英文，洋洋灑灑，傳送美國總部。他喜歡抽煙，一支接一支，輕煙裊裊，文思飄渺，有趣的是，他離開辦公室即不再吸煙，好像有香煙才有靈感寫作似的。

在我的眼裡陳文通是個「英文大作家」，他寫作與翻譯之快，堪稱「一流」，我暗自忖度，英文新聞記者是屬天才的行業，我焉敢夢想入行！或許英文報社的記者們，每個人都具備陳文通的才具，先入為主，使我對從事新聞事業不存希望，但老天爺偏不遂人願，張冠李戴之事，比比皆是，後來我竟加入了新聞界。

我自軍校畢業後，奉聯勤總司令黃鎮球將軍（前防空學校教育長）調派在南京聯勤總司令部服務，先任侍從參謀，後以我英文程度較佳又調至第二處（外事處）任聯勤幹訓班編譯室主任，因我的英文根基深厚，頗受上峰器重，軍中待遇雖然菲薄，生活

尚稱平安。當時聯勤總部設在南京下關三牌樓區，那一帶多數是政府機關，商業不興，入夜馬路漆黑一片，夜生活付之闕如。

我在南京聯勤幹訓班工作了兩年有餘，到了一九四八年，國軍在徐蚌會戰失利，國民政府動搖，準備遷都廣州，人心惶惶，各奔前程，我在混亂中離開聯勤，奔回上海家中等候消息。

後來我自同事中獲悉，蔣中正總統下野，由李宗仁副總統執政，何應欽將軍出任行政院長，鮑靜安被任命為政府發言人，而我因與鮑有關係，被派任為新聞局編輯。這份差事，對我來說十分意外，當我在上海賦閒時，碰到聖約翰同學錢維藩，錢在上海字林西報 (North China Daily News) (當記者，他是我的密友之一，知道我喜歡英國文學，所以他建議我到字林西報「客串」一下？但我自己知道對新聞一竅不通，不能勝任，猶豫不

決。

字林西報首發頭條

我們找了個地方坐下來討論時局，他知道我剛從南京返上海，而且也知道政府有變動，乃問我有關政府未來的動向，忽然我想到正要去廣州就職事，「可不可以將此事小題大作張揚一番？」他認為這個消息「非常有價值！」

我們二人同撰寫了下面一條新聞：

【In the event of a communist armed attack from across the river, KMT prepares to remove the capital from Nanking to Canton, according to a reliable source.】

第二天《字林西報》以頭條新聞刊登，十分轟動！

其實這條消息在當時可視為一個 Scoop (獨家頭條)，十分值錢，只因我初入行，不悉行情，拿古董作普

通商品賣，卻因此我就被字林西報錄用為「記者」，是我生平初次投身報社，時為一九四九年。同年五月初，國民政府鑒於剿共局勢日益惡化，決先遷都廣州，租船秋瑾號，由上海直航廣州，作為行政院撤眷之用。我被任命為「秋瑾號」指揮組組員之一，手上有船票六張可供調度，我把一個艙位留給鄧淑嫻（我未來的太太），邀她同行，但我無法邀我母親與妹妹同行，因為時間太倉促。

到了廣州，淑嫻與我同住在新聞局宿舍裡，當時公務員待遇十分可憐，我這個編輯每月約可得港幣八十元。因局勢日益惡化，不過數月時間，又從廣州倉皇撤至重慶，內閣由閩錫山接替。

我在廣州逗留的時間雖短暫，在我的生命中，卻激起了幾件不可磨滅的火花。第一在鮑靜安先生鼓舞與贊助下，我與淑嫻在沙面勝利飯店舉行婚禮，其次我於婚後一個星期，即被

邀擔任美聯社 (The Associated Press) (駐中國記者，這是我棄軍轉行的伊始。

鮑靜安到廣州後，接掌新聞局的工作，但新聞局縮編為新聞處，鮑氏對此頗有怨言，但新聞界仍以新聞局對之。當時國內政治局勢混亂，李宗仁自迫蔣中正下台，共產黨自徐蚌會戰勝利後，頗有席捲天下之勢，銳不可擋。國民黨內既不能團結，外面強敵逼境，在這樣一個動盪的時刻，處處都是新聞，時時都有變化，因此每週行政院記者招待會中，都坐滿中外記者希望獲知國共戰事的變化，此時我竟也擠上新聞舞台，先由幕後的翻譯轉到幕前擔負宣讀「一週來政府文告」的責任，感到十分刺激。

政府自南京遷到廣州時，新聞局的「名將」，早已星散，英文部祇剩下范鴻元一人，他英文寫作與口述俱佳，與我合作無間，當時外交部新聞由情報司長時韶英負責，他不但英文

極為出色，對新聞處理也極有經驗，實際上他是識途老馬，在他的領導下，我們工作順暢，鮑靜安的責任其實只是何應欽院長的發言人。

由李宗仁代總統領導下的廣州政府，已成強弩之末，並無作為，很快的被迫退至重慶，但是這與抗戰時期，受日軍壓迫而轉進陪都重慶的情況不同，中日之戰，日強中弱，中華民族為生存與救亡而戰，老子說「哀兵必勝」，故我們能於一九四五年戰勝日本，一九四九年國共內戰，國軍以戰略錯誤，將帥不和，以強大優勢之軍力，被共軍逐次擊敗，最後被逐出大陸退據台灣，我於是年底隨在野總統蔣中正自成都撤退到達台灣。

受聘為美聯社記者

我在廣州因職務的關係接觸外籍新聞記者甚多，路透社、美聯社、合眾社、法新社與俄國的塔斯社等都有，想不到結婚後的第三天，美聯社問

我「有無意願參加工作？」當時政府待遇很差，我早已想另謀出路，這樣送上門來的機會當然是求之不得，我欣然允諾。這是我第二次當上新聞記者。

我對新聞學毫無根基，而英國文學也是個半吊子，而我被選上這麼好的職位，真是受寵若驚。我時常說，好運之降臨於斯人焉，必屬最好選擇或唯一選擇 (Best choice or no choice) ，以當時的情況而言，我當屬於後者。

按美聯社規定，當地記者配有一位本地中國新聞的助手，我的搭檔是卜幼夫，卜君的兄長卜少夫為中國新聞界之名人，乃弟在新聞圈之熟稔更不待言，他對我有很大的幫助，重大的政治新聞我取之於新聞局，大致不成問題，但英文翻譯令我忐忑不安，其次是新聞的敏感度對時事的前瞻、轉折與變化也自覺不足。

像美聯社這麼重要的新聞機構有

責任對重大新聞事件分析過去，瞻望未來，把握住新聞的轉捩點。這些專長我一樣也不具備，所以內心有抱怨上蒼之捉弄人，與亂點鴛鴦譜之感。

但已成過河卒子，只有拼命向前。當我在廣州初任記者時，外有卜幼夫協助，內有新聞處奧援，逢河造橋，逢山闢路，初期還算順利。不久，政府自廣州西遷重慶，政局更趨混亂，何應欽內閣辭職，由閻錫山接任，政府於短期內因秀山陷敵再自重慶遷往成都，鮑靜安並未隨行，我的依賴儘失，新聞處也隨之消失於無形，這個變化對我是個打擊，也是考驗。

中國有句名言「船到橋洞自為直」，助我化解困境的人想不到竟是前新聞局局長沈昌煥，他出現在我身邊，令我受寵若驚。

在重慶我失去了助理，更兼地生人不熟，內心十分惶恐，這時美聯社中國特派員莫沙也已從天津獲釋歸來，但他是英僑，不識中文，沒有我的

協助更是動彈不得，幸而沈昌煥挺身而出，熱忱協助，使我感激涕零。

去成都後，沈昌煥和我一直保持聯絡，協助我蒐集消息並代我擬稿，因為採訪與報導都出自這位高手，莫沙特派員對我頗有信心，倚為左右手，我們在成都逗留不走二週，於是年（一九四九）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一點左右，沈昌煥派人通知我與莫沙準備搭機離蓉赴台，半小時後派車來接往鳳凰機場，我們到達機場正好是午後一點半。

隨蔣總統撤離成都

停機坪上共有三架飛機，一架為中美號是蔣中正總統座機，另兩架C-46運輸機，以備侍從室次要人員及來賓之用，與我同機的除莫沙以外，還有夏功權、毛人鳳等人。

蔣中正總統約於十分鐘後抵達機場，隨即與眾多送行大員一一握手道別，我搭乘的飛機與中美號的距離約

五百公尺，對送行與揮別的情景，一目了然。

當時來機場送行的有四川軍閥鄧錫侯、劉文輝、楊森、王陵基，胡宗南也來送行，還與經國擁抱，同機隨行的有陶希聖、沈昌煥、蔣經國、周宏濤等。

這是一幅令人難忘的歷史場景，有揮別家山的悲壯氣氛，有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」的肅殺之情，五十年後的今天，回想起來猶感驚心動魄，不能自己。

我終於到達了台北，在台北我在新聞界的地位陡升，主因是只有我隨蔣總統自大陸抵此，而外國通訊社諸如路透社、合眾社與法新社都未隨行，特別因為我與沈昌煥、陶希聖的關係，重要消息都先人一著，因此更受人重視，儼然成為台北新聞圈的名記者，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。

初來台灣時，美聯社的辦公室租賃在台北火車站附近的勵志社內，與

勵志社總裁黃仁霖的辦公室相距只有四、五間房而已，有時蔣夫人來訪，通常都在早晨，她必經我辦公室門口，見面時我向夫人道「Good morning, Madam」，她必笑著回答，然後迅步而過。

一九五〇年三月一日，蔣總統決定復職取代李宗仁。李宗仁此時已去了美國，蔣總統復出這一天，無疑的這是個大日子，蔣總統被逐出大陸後，退據台灣，重振旗鼓，作為反共基地——台灣四面臨海，中共當時尚無海軍，可望而不可及，雖似芒刺在背，也祇有望洋興嘆！

蔣總統復職視事，作為記者的我視此頭條新聞為不可或失，卻不料我竟不能參加，原因是我內人從海南島歸來，體弱多病，不便寄居他人之家，經我四處奔走，找到中山北路六條通七十一號臥房一間，暫作休養。同屋有李朋先我遷入，住在對室，中間客廳公用。他那時為時代雜誌記者，

與我在廣州時就認識，但相知並不很深。那年二月二十八日深夜一時左右，忽然有人敲門，稱要稽查戶口。

受人牽累人生暗淡

來人有三位，並不是警察，而是便衣，進門即厲聲查問：「誰是李朋？」調查既與我無關，我與內人就回到室內等待，過了大約十五分鐘，似乎對李朋問話已畢，請我出來對話，查明我的身分後，囑我一同去警備總部保安司令部，我不同意離開，我說明天我要採訪總統復職典禮，他們說沒有關係。

我自認從未做過虧心事，在不慌不忙的情況下，被帶入警備總部，遂即銀鐐入獄。

後來我才知道李朋是共諜，政府認為我與他同屋而居，「思想」難免不受影響，應予感訓，亦即「洗腦」，前後共洗了二足年，回想總是春夢一場。

我從沒有立志做新聞記者的想法，卻身不由己的在新聞圈裡闖蕩了一場，還有了一些小名譽，卻賠上了軍界與新聞界的光明前途。恢復自由後的生涯，處處受到這個「黑包袱」無情打擊，心裡很是懊傷老天的不公，猶似一隻誤闖叢林的小白兔，竟遭受到如此巨大的創傷。

編輯部不退稿啟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本誌以名人傳記、真實傳奇、軼聞趣談、工商珍聞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。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，來稿以五千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）。

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